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七十八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晉書卷七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從弟羣　羣子沈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

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

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

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禄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厠朝右而以惰

劣無益毗佐方今彊寇未殄彊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横受寵給無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為

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来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毁廢數百年愉自廵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

閒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闓汪安國闓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闓子靜字季恭再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

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

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

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汙宮豬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

闡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
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
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
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
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
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
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

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汎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

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太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

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

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郄
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
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
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
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
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為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
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
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

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内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逈邈瞻河企宋每懷飢

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
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
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
狄之手踢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
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
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
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
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

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寛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

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
陸齊舉熊羆踴躍龁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
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
李之主區區之情還遣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
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
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
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
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

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

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
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
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
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
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
追贈光禄勳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
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
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

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幷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

視之一覺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
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
慈親焉父倫黄門郎嚴少仕州郡歴司徒掾尚書殿中
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别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
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
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
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
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

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地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

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
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
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
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
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
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
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
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

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令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

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為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横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

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戹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其躭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

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儁沈子廞位至吳興太守廷尉廞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為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

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譚上書曰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茍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鋭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陳不充夫

為國者由為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
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令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
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
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
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譚以問中書令賀循
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譚清淳貞粹雅有隱
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譚
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

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輙案今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

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

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為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為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

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詁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内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

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叅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

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覊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吴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吴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

賊聞此將窺彊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輙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

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内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禄勲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内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

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七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席賔莫不歎異十餘歳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竒之及長開率頴秀辨悟絶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

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絶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兹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

非所求之旨徒開偷簿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慼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黄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

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歴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符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懐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

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

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歴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

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安兄奕　奕子玄
石兄子朗　弟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

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髙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絶之有司奏安

被名歴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名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

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
富貴而安獨静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
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
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
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
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
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

罷使取情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

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輙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

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溺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

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幾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絶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彊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睹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

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䟽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兖青兾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黄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䟽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改

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来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

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

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

封盧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

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瑶琰瑶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禄勲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桑侯邑千户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簒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册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禄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

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
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
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
會稽内史頃之徴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
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
岳為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
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
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

時為僕射猶以前憾綏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轀輬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為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尫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

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為武
備將帥皆諫曰强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
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衂歸
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
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
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
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
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

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
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
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
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
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
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
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
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没於賊詔贈肇散騎

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襲父

爵桓元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台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

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
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
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
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
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
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
素必能嗣常事乃遷都督豫兖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
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

泉有名譽歴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温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

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𤣥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𤣥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𤣥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𤣥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𤣥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𤣥率東

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

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内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𤣥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督顔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𤣥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𤣥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

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
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
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
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
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
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
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

真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偽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

伊等以精鋭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駞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

徑造渦潁經畧舊都𤣥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𤣥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兾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顔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

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餽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䟽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桓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内藩朝廷朝議以征

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輙請為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

冀有毫氂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

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
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
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
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
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處境為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
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
司執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
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

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符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疢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覲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為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

於灰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内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輿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瑍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

瑍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立
征伐者何譙字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
竝驍果多權畧逵厲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
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
其樂逯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儁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
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
勝孫登稽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

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
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
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
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
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
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
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
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

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

揩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郄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為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為黄門郎武昌

太守恩三子曜弘徽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元
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
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
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
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
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
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

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

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阸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輙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

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
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
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来舐其瘡隨舐隨差
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
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
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
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
兄沖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暠

嗣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骾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部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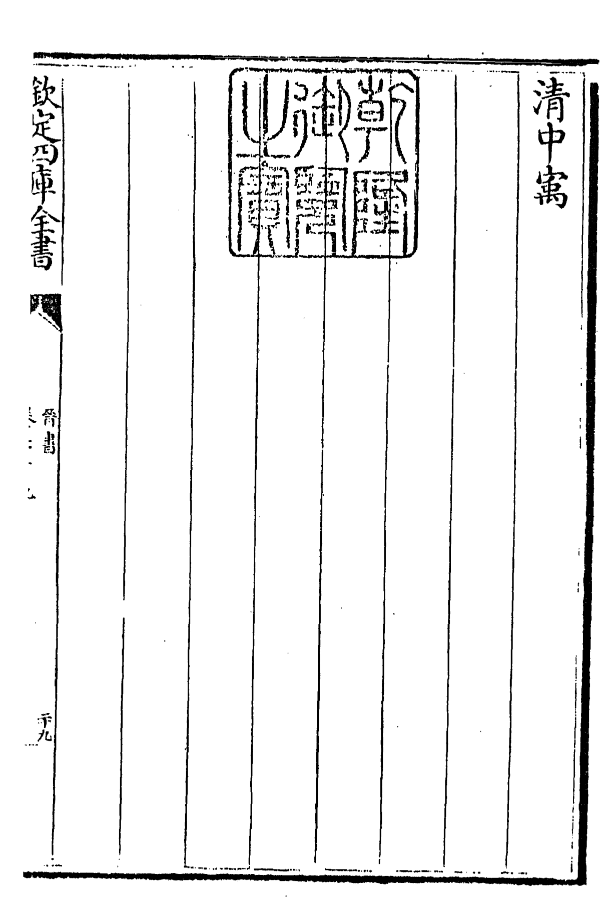
達為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按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隨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

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羣寇寝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隳

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狷興累雖曰微纇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沈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虛放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剋翦凶渠幾



清中寓

晉書卷七十九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謝安傳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文選曹植樂府四首其一為箜篌引五言曇所誦是也存文選作在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八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王貽桂

晉書卷八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操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

客未暾嶴先割啗義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

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

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来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

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内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

勝寛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虚巳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

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之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

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

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
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
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
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
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
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况
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
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

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羡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

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朝大臣未行豈可
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决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
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
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
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
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
整厲虚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
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頼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輙開倉

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
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
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
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
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
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
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
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

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

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輙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没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

絶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絶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

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懐足以極視聽之娱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懐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静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

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

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曽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忘失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

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灑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懐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内懐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懐祖而

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蕳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凡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

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頼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

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

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此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

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

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甞從冲行值暴雨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甞謂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

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

之賞井丹高潔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慠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絶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

俱詣謝安二凡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凡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故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隷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吴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慠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慠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

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絶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

其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猾消殄功勲既融投戟髙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纜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郄家離婚獻之前妻郄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謚曰

憲無子以孔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義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

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
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
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
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僊
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
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
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
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

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

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

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縠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曵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卷八十

晉書卷八十考證

王羲之傳吾素自無廊廟志○監本脫志字今增

恒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監本脫損字今增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監本脫許字今從閣本增

王獻之傳㵼之遽走不遑取履○監本脫不遑二字今從閣本增

晉書卷八十考證